



夜晚世界的駐守者

2014-12-14 記者 張凱翔 文



凌晨五點鐘，我見到了夜晚世界的駐守者。他們駐守在街道上，當太陽升起後，便立刻不見蹤影，彷彿與我們互相生活在平行的世界。若要跨越這兩個世界，只要在午夜時分走進市區巷弄，便能進入這個平行時空，看見這些竭力求生的駐守者。

凌晨五點鐘的城市

凌晨五點鐘的城市，並非空蕩無人。送報人騎著裝有大帆布袋的機車，熟練地穿梭在街道之間。傳統市場則點著燈，才正擺好魚蝦等海鮮的攤商，坐上塑膠凳休息片刻，等待著一會兒即將上門的客人。公園內穿著厚重外套的老人家們，彷彿回到小學一般，排列成整齊的體操隊形，搭配著錄音帶，做著養生健康操。以上是多數人想像中的城市景象，和諧有致，每個人各司其職，讓城市這個巨大的機具，得以持續運轉。濛濛的清晨，富含朝氣。



傳統市場的攤販依序就位，準備著當日要販售的食材。(照片來源/張凱翔攝)

然而，在這秩序之下，卻藏有另一個面貌；若用鼻子仔細地嗅聞一番，那是種混雜屎騷味與廉價香水的味道。鐵門深鎖的商店前，鋪著紙箱與報紙，旁邊有一小包的塑膠袋，塑膠袋內裝載著露宿者的所有家當。瘦小的身影，拖著一座小山般的回收拖車，拖車上堆滿紙箱與一袋袋的瓶瓶罐罐。此外，在巷弄的陰影之下，間隔不遠的距離便站有一位中年婦人，腳踩十公分的高跟鞋，手上擦著閃亮的指甲油。只要不避諱行走在陰暗的城市角落，就能發現這些駐守城市夜晚的人們。儘管生活在同一個空間，他們與我們之間的距離，卻恍若不同星球般那麼遙遠。雖然自己手上拿著相機，卻沒有勇氣，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沒有資格按下快門。

反遊民政策

許多人將這些城市夜晚的駐守者，視作一座城市的恥辱，只能在背地裡偷偷地談論，而只要偷瞄他們一眼，身上就會沾染上不潔之物。都市更新背後的思維，似乎正是認為檳榔攤、拾荒老人、無家可歸者的存在，都是一種罪惡，而一座完美的城市是不需要這些東西的。作家吳明益曾寫到，「城市的全面更新，看起來光鮮亮麗並不是壞事，但這就像讓臺灣人人有大學念的願望一般，骨子裡卻是一種恐怖主義。」

強制性的驅離，或是刻意的無視，是最常見的兩種作法。倫敦便以其驅趕遊民的強硬手段而出名，祭出帶有尖刺的地板、甚至是水柱，竭力確保遊民無法在公共設施周圍過夜；就連公車站的椅子，也利用傾斜的設計，讓人無法好好地躺在上面。美國舊金山的市民講堂，則是在晚間播放鋸子、電鑽、車輛等吵雜的噪音，來趕走街友。

我們都抱持著一個天真的想法：只需要一場惡劣的狂風暴雨，壞天氣自然能夠帶走河畔的垃圾。只要透過驅趕，這盤由街友、流鶯、拾荒老人所組成的散沙，不會被吹向其他處所，而會立刻隨風而逝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路痴人生不迷路
- 學運女孩 越「政」越亮眼
- 凜冽時雨 熾熱搖滾

總編輯的話 / 侯怡安



本期為喀報二〇四期，共有十六篇稿件。此期喀報與廣袤的社會下所發生的事物息息相關，由多面向去探討各種不同的議題。

本期頭題王 / 張凱翔



台南人，處女座，喜歡拍照、電影、書籍、單純的東西。不喜歡海鮮、虧心事。台南人，但台語很爛，和計程車司機聊天總是有聽沒有懂，處女座，但不潔癖，對於生活卻有自己的堅持。思想很老派，老...

本期疾速王 / 陳亞柔



我叫陳亞柔，典型水瓶座，熱愛跳躍式思考，以及不按牌理出牌的個性總是令人摸不著頭緒。自認是條大懶蟲，大多數的時候可以說是超級懶惰，但是哪天發神經，勤奮起來卻可以沒日沒夜的enjoy著。與其張著嘴巴說話，...

本期熱門排行



為愛而跑 擁抱「異同」
鄭宇茹 / 照片故事



十八投不投 民主新觀點
林霽楨 / 社會議題



夜晚世界的駐守者
張凱翔 / 心情故事



一生的「性」福 如何教育
黃苡齊 / 社會議題



熱力四射 啦啦隊錦標賽
賴奕安 / 即時新聞



倫敦在公寓門口設至尖刺，以防範遊民於此睡覺。(照片來源/gettyimages)

畸人不殘

舍伍德安德森的短篇小說集《小城畸人》，刻劃著一群畸人。這群畸人四肢健全、身體健康；不瘋癲、不怪異，具備正常的思考能力。唯一的特點在於，死守自己所信仰的真理，食古不化。他們的真理看來可笑又無謂，卻揮之不去，深根於心靈。一旦望向源頭，將看到他們長期以來受到社會的種種傷害，使這群畸人一步步陷入自我心理的折磨。

電影【力挽狂瀾】也同樣描繪著這樣的小品故事，一位年老力衰的摔角選手，一輩子活在摔角擂台上，從沒有認真看待擂台以外的世界。無依無附的他，在孤獨的驅使下，決定踏出擂台，試圖修復過去的一切錯誤，重建和女兒之間的關係、追求自己深愛的女人。他竭盡所能地力挽狂瀾，卻只落的自己傷痕累累。

這樣的劇情不僅僅出現在小說與電影之中，嗜酒的遊民、年長的流鶯，何嘗不是如此。抱持著理想，卻無從實現，一路跌跌撞撞。滿身傷痕的他們，勉強地活了下來，卻又走不出存於心中的陰霾，喪失了我們所認定的「正常生活」的能力。事實上，他們都只是再平凡不過的平凡人，可能是一時的機運、一念的貪婪，便讓他們從凡間，被下放到了夜晚的世界。

樂觀過活

深入遊民生活的社工楊運生，曾接受雜誌的訪問，他形容遊民大多都十分樂觀，自殺率遠低於一般人，常聚在一起笑說「死死算了」，卻還是努力地活下去。而街友們也並非總是好吃懶做，他們過去也曾是社會的中流砥柱，有技師、漫畫家、公司老闆等，只是產業汰換快速，來不及跟上產業更新，因此失業。街友們儘管擁有的不多，仍樂於分享；樂觀地覺得最糟的情況，也不過睡一睡街頭就是了。

被灌輸消費主義觀念的我們，大多無法理解這種一無所有的藝術，一切重新回到原點，回到最低程度的物質需求，此時重點就回到了如何過生活，如何利用自己在街頭上的時間，以及如何活得豁達、有尊嚴，早已不再汲營於資本主義式的財富追求。



街友將家當堆積在地下道的景象十分常見，圖中為臺南的東豐地下道。

(照片來源/好房網)

螞蟻與蚱蜢

生與死，堅持與沉淪，成功與失敗，一切原先都是黑白分明，絕對且明確。如同《伊索寓言》中

〈螞蟻與蚱蜢〉般的對比，螞蟻日復一日，勤奮地做著相同的工作，持續累積糧食，以準備度過冬天嚴寒的日子。蚱蜢則是終日無所事事，居無定所，專於享樂。

然而，在進入了夜晚的世界之後，一切都不再那麼地理所當然。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角力，不斷在人世間上演。經過重新檢視後，我們看到了螞蟻每天都躺上同一張床，每日都做著同樣的白日夢，心中堆滿遺憾；同時，蚱蜢卻樂在生活與分享，過一天算一天，從不預先計畫任何事情。

選擇螞蟻或是蚱蜢，都有其缺陷。為避免成為畸人一般的人物，我們不該緊抓著自己認定的真理不放，當從理想墮入現實的時刻，才不致變得過於固執乖張，而走向「畸型化」。然而，當你置身在這夜晚的平行時空中，眼望向那些駐守者時，又怎麼能確定自己到底是平凡人，還是已成為畸人呢？



一生的「性」福 如何教育

根據調查，臺灣學生在性方面的知識明顯不足，性教育在臺灣究竟面臨何種問題？該如何改善？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